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二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後晉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
雍闢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

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
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麻耳

詔以前北面招收

指揮使安重榮

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爲成

德節度使

時祕瓊自爲成德雷後以安重榮代之

以祕瓊爲齊州防禦

使

祕姓也漢魏之閒有南安祕宜

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

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

畏契丹也丙

辰重榮奏已視事

爲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

景崇邢州人也

契

丹以幽州爲南京

歐史曰以幽州爲燕京參考趙思溫爲雷守事則南京爲是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

焉德之

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亦不責琦

李崧

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

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丙寅

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

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

語牛倨翻

必爲將相

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

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

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

還魏州

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

月雖奉表請降

降戶江翻

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

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

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于夏津殺之

爲范延光

以魏反復以貨爲揚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鄆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任京

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

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

帝不問 戊寅以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

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

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

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

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史言桑維翰有益于石晉草創之初者如此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

女爲妃聽力展翻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

先是吳以昇州爲金陵府今復更名 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

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

官黜人周廷玉爲內樞使

黜漢縣唐屬欽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三里

顏師古音伊劉响音馨

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

朝直遙翻

置騎兵

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爲宣武節度

使

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遙領耳

兼侍中

戊子吳主使宣陽

王操如西都

吳以金陵爲西都見上卷上年操子皓翻

冊命齊王王受冊

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

度使同平章事元珣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

錢元珣得罪之

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珣音向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

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畱之不使還鎮節度

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

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

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

契丹挺身南歸

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爲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

廢郡爲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于代

北之金鳳城及卽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爲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

州東至幽州八百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爲兩處南北風馬

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

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

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

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

奚王

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眾西徙媯州

帥讀曰率

依劉仁恭

父子號西奚

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

去諸卒子婦刺立

刺來達翻

唐莊宗滅劉守光賜婦刺姓李名紹威紹

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于契丹奔紹威

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刺立

拽戶結翻

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拽刺迎降

降戶

江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婦刺逐不魯

負我皆命發其骨磴而颺之

磴五對翻確也今人謂之磨颺余章翻

諸

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

代令汝南歸

勞力到翻爲于僞翻

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旣而契

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畱不遣璋璋鬱鬱

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

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

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

汝善遇此人

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

言者曰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

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

復得邪

復扶又翻

答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

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

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初

吳越王鏐少子元琉

少詩照翻琉思聿翻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

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

數有軍功

數所角翻

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

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

恩驕橫

橫戶孟翻

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

之使人諷元瓘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瓘不從銅官

廟吏告元瓘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

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

蠟丸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

三月

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瓘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瓘

有刃墜于懷袖卽格殺元珣

元珣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

明宗長

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瓘交通者其子

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

以安反側

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

今宜

效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簪及髀骨獻之庚申

通鑑二百六十一 後晉紀二
詔以王禮葬于徽陵南

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於徽陵

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卽位且敘姻

好

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婿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姪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敘

姻好好呼到翻

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

召巡內刺史集魏州

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衛澶相五州刺史

將作亂會

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

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

過十驛

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

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

汴州

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

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

太后壬申更名誥

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庚辰帝發洛陽畱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

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般安南

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夏

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

國如同光故事

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丙申

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爲世子

傳子損翻

以曹仲達沈崧皮

光業爲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

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宮飾以

水晶土木之盛倍于寶皇宮

唐明宗長興二年
闕生璘作寶皇宮

又遣

使散詣諸州伺人隱隱

愿吐
得翻

五月吳徐誥用宋齊

臣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

好契丹

好呼
到翻

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

城曰大靈宮

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
唐莊宗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

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

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

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

尋秦漢以來鑿輿所至多立宮名隋于揚州立江都

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王太原立晉陽
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
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
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敕行闕宜以大

靈宮

爲名 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追

尊四代考妣爲帝后

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諡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諡元皇后曾祖

柳諡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諡恭皇后祖昱諡睿祖

孝平皇帝妣米氏諡獻皇后考紹雍諡獻祖孝元皇

帝妣何氏諡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臬

振雞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已卯詔

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

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

之

唐藏梁均王首于太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史爲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

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

委元隨左都押身孫銳銳恃恩專橫

橫戶孟翻

符奏有不

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

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

澶時連翻

延光亦思張生

之言

張生之言見上正月

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

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

河焚草市

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

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

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

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

白馬津在滑州

白馬縣

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寶爲

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

侍衛

都軍使卽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

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爲護聖左

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

重威朔州人也尙帝妹樂平長公

主

長知

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

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

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

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此卽史思明所濟胡梁渡也在滑州北岸

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

以翰林學士禮

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

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

襄邑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

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

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

于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

幾居誼上言北狄有援立

之功宜外敦信好

好呼

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

心帝深然之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繼遣使

閒道奉表求救帝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開古覓翻陸北諸州

皆歸契丹故閒道南來爲于偽翻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

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

魏府西面都部署侍衛使卽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張從賓爲副部

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

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

延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

州爲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白

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知遠乞畱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

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平

爲郭威爲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

河南兵也

張從賓時爲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

延光使人誘從賓

誘音西

從賓遂與

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

重直龍翻下重义同

使上將

軍張繼祚知河陽畱後繼祚全義之子也

張全義自唐末尹河

南歷唐梁

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畱守重义

以東都副畱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

取內庫錢帛以賞

部兵畱守判官李遐不與兵眾殺之從賓引兵扼汜

水關

汜水關以縣名關卽虎牢關也詳見辨誤

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

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

帥讀曰率

又詔

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

在大梁者無不恟懼

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雷東都而從駕在汴根

本已據故恟懼也縱于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

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

從干容翻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

史言桑維

翰能以整暇鎮物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

遍翻螺盧戈翻

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

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

後漢置東侯官縣隋廢入閩縣

唐復置侯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

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

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

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

罔冒謂欺罔爲冒而求官也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

謂之罔假他人之所

有以飾僞謂之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

以爲不可聞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

多少爲差

爲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

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

工陳究賣官於外

堂牒卽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

填空苦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

斂力贍翻厭於

又詔民

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

征之 秋七月張從實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

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

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史言

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爲社稷之固少詩沼翻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

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

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尹暉

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爲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

女也繼英亦居允散故皆應延光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

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

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汙烏故翻謀達協翻

禁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主名所以安反側也暉將奔吳爲人所

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

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

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白

奉進在滑州

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

軍士有夜掠者

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

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

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

分扶問翻

柰何取滑州軍士

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

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爲客主白奉進屯滑州爲客

奉

進曰軍士犯灋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

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畱帳下

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

擐甲操兵誼譟不可禁止

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官操七刀翻

奉國

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部兵欲從亂

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帥讀日率厲聲謂

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

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

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

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

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復扶又翻萬所部兵尙有呼

躍者呼火故翻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

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

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于

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荆坐地
共議以班列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其兄弟皆不問

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卿又
爲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

亂兄弟初不通謀楊光遠自白舉引兵趣滑州

趣七
喻翻

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

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于窮迫

謂在晉安寨殺張敬
達而降也事見上卷

上年降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

滑三鎮繼叛

魏范延光孟張
從實滑符彥饒

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

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

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

彊虜謂
契丹

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

士卒以威

戰則立翻

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

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

科條也

宿衛諸軍無敢犯

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

幞逢玉翻釋云把也

主者擒之

主者紙錢之主

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眾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于平世也

由是眾

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

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畱守

京當作都

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

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鎮河陽

帝以

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

就以滑州賞馬

萬晉漢之閒有白再榮因
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
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

練使

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選領團練使

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

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畱後

更工衡湖時杜重威領昭義節

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爲畱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

六明鎮在胡梁

北渡光遠引之渡河半度而擊之暉銳眾大敗多溺死

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

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

走乘馬渡河溺死

溺奴伏翻

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

送大梁斬之滅其族

符彥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執孤且劍矣

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

事見二百

五十七卷唐僖
宗光啟三年

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

族曾孫也

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爲相

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

行在

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

楊光遠奏知

博州張暉舉城降

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

暉

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爲興順左右軍

聞范延光作亂

殺安遠節度使周瓌

瓌古同翻

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

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

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

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

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六月

遣使

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

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肱將兵

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 肱數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 暉大

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

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

遣詣闕 說式芮翻 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

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王暉

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

情掩而不問 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衛

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 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路

王清泰元年
射而亦翻

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

詣廬州欲依之

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二十里

本聞濛至將見之

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

弘祚合扉不聽本出

門闕則兩扉開門闕則兩扉合

使人執濛於外

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

迎而殺之不使追

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

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侍衛軍使

郭棕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棕貶池州

棕祖宗翻

乙巳赦張從實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

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

度使王令謀

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鎮耳

老病無齒或勸

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

亟紀

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

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王不署表

宋齊王以受禪之議不自

己發而爲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爲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九月癸丑令謀卒

王令謀所見誠不可與王琨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

使爲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

婁繼英求

葬梁均王見上五月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

郭氏葬之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

楊行

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

卽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

徐誥自以本李氏之

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爲唐爲復李姓張本

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

帝

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爲義祖

乙酉遣右丞相玠

玠徐玠也

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

尊號曰高尙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

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

乘繩證翻

丁亥立徐知證

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

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諤爲弟

以吳太子

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

於天泉閣

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爲名

李德誠曰陛下

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

樂音

因出齊丘止德誠勸

進書

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寫止德誠勸進而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

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

已頓首謝

子嵩宋齊王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王謁知諸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

六年今日曰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諸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

己丑唐主表

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

唐都金陵以江都爲東都讓皇

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琪等十二

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

降王爲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

琪居

勇翻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

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

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王大司徒

齊王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

愠於運翻懟直類翻

聞制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

唐主

爲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大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日爲天子可以不用老

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王

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

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

遠于願翻宋齊王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

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

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

諸衛事太尉尙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

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閩與中國絕見

明宗長興三年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

璟更工衛翻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間人呼

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景平后州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

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陳道永興縣唐屬鄂州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

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畱守江都尹

帥畱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做盛唐兩都之制進東西都置畱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

率 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

吳越國王考異曰賈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

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

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

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卽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鑑初立稱鏐遣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卽王位而備史以爲授元帥國王然後卽位誤矣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

胡漢筠爲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

聚斂無厭

斂力贖翻厭於鹽翻

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

考

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

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

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

未任行

任音王

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

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

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

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

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

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

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

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爲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

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周本雖不

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尙

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

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黔邊於諸蠻遂蜀之內地也以此爲進律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

駁北角翻以爲

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

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

聞音問

乃所以致災

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

樂音洛讜音黨

詔百官

各上封事命吏部尙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

考之無取者畱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

未復降御札趣之

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

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

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

天下銅治九

喪亂以來

喪息浪翻

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

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

年以來敕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

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

藏典主帑藏之吏藏祖浪翻

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

被皮義翻名器僭濫

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

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

以爲印信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

本道量遷職名而已

量音良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

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

以既讓位于唐不敢居江都宮

屢請徙居李德

通鑑二百八十二 後晉紀二 五
誠等亦亟以爲言

亟去 吏翻

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

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待

擁重兵

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

頗干預朝政屢有抗

奏帝常屈意從之

爲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

庚申以其子承祚

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

官寵冠當時

冠古玩翻爲楊光遠叛亂張本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

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畱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

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選用王輿等以

防衛故

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閒

復扶又翻閒古莧翻

唐主

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

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
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于唐主唐主曰犯

吾灋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

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

羣臣爭

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

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

畱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

畱守判官東都畱守判官也

徐玠曰陛

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

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

而諂邪

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

南畱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

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

唐堯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

露臺事見漢文帝紀

况魏

城未下

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

公私困窘

窘渠誠非陛

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盪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

賜詔褒之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

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

非不勤稼穡非

不樂安居

樂音洛

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

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

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

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

朝代雖殊

朝直遙翻

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

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

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爲文

以受命寶爲潞王所焚故也時中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

帝刻之玄璽白玉爲螭頭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敕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按唐六典受命寶

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

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

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

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

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

左僕射劉煦爲契丹主冊禮使

照本作煦

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

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

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乃三十萬

元約歲輸之數

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唯

季翻好呼到翻

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

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

帝常卑辭謝之

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

晉使者

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

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

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

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

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旣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

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畱守思溫子延照在

晉帝以爲祁州刺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

縣置祁州

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

不許

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爲契丹用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王勸唐

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

閒古覓翻宋齊

王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誚讓晉此所以閒之也

壬午楊

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

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

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

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

厚賞馮暉

欲以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

唐莊宗卽位改魏州爲興
唐府帝革命改爲廣晉
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

憲入城諭范延光

內職蓋
宦者也

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

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

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

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

處昌呂翻下
同復扶又翻

延光意

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

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王子詔書至廣晉

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

帥讀
日率

朱憲

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

長公主以歸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
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

知兩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

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

軍府事

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

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

己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

仍賜鐵券

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

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

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

其張從賓符

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

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身兵

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

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

奔廣晉

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

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

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

射殺其母

射而亦翻

延光旣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

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

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恩赦之所

不帝曰敕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

治直然彥珣之惡

三靈所不容

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

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

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

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

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

自此歷漢周至

宋皆都於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屬匡城卽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立升東京仍升開封後儀兩縣爲赤縣其餘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爲畿縣

復以汴

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

唐以長安爲西都以洛陽爲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爲東京洛陽爲西京而以長安爲節鎮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爲節鎮晉今復于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爲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爲

晉昌軍

帝遣兵部尙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

累世將相恥之

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蕤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

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 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

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郭崇

韜既死郭崇韜死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宰相罕有兼樞密

使者帝卽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

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

光遠奏請多踰分數音所角翻分音扶問翻帝常依違維翰獨以

灑裁折之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光遠對處讓有

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

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光遠既平范延光挾功邀上以斥執政

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尙書崧工部尙書

皆罷其樞密使

考異曰寶貞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

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爲之

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

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畱

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

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

遠爲西京畱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

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

桑維翰傳敘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

以處讓爲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

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

延藝

當作延藝皎公羨般楊延藝見本卷之上年劉昫

日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

羨

遣使以賂求救於漢

以下文考之羨

漢主欲乘其亂

當有公字

漢主欲乘其亂

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爲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

言將以交州爲弘操封略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於海門爲之

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

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

然後可進黠音下八翻鄉讀曰嚮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

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權已殺

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

冒之以鐵杙音與職翻糜也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挑音徒了

翻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艦戶翻漢兵大敗

士卒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眾而還還從

宣翻死 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

如字 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益倣之孫也先悉薦翻蕭倣

相唐懿宗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

瀟治直 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

之飲內外無別別彼列翻 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

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

矣揜 河決鄆州鄆音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 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書閩主者

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爲國王者晉命也 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

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號也 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

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

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

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

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

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

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畱守兼河陽節度使

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

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閒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則引契丹

為援而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以魏

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置彰德軍廢晉受命以魏州為廣晉府今復建鄴都

於相州以澶衛隸之

彰德軍梁貞明開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

置

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

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爲永清軍

澶

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

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

澶州本治頓丘

縣今併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

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並浮梁計程則一百五

十里也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畱守貝州防

禦使王廷胤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

清節度使

始升貝州爲永清軍

廷胤處存之孫

唐末王處存鎮易定

周鄴

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

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

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

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掖漢縣唐帶萊

州相息亮翻

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

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

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

鹽鐵者鹽鐵使司也下戶嫁翻

惟禁私

作銅器

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

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

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

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尙慮逐處銅數不多立令

諸道應有久廢銅治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

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

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立左

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鄭王充開封尹

通鑑封子姪爲王多書封

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

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

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

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吳讓皇卒

年三十八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

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

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于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

云唐主廢朝二十七日

唐主于舊君之卒依僞漢朝臣爲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爲

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于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紵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

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朝直遙翻

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

徙吳王璟爲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曠厚文士而

溥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

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于市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匹
翻從曦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于朝廷
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
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
爲樞密副使澶時連翻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

鈔無復畏憚

鈔楚交翻復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

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疆大

酋慈秋翻長知

兩暉至彥超入賀

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

暉厚遇之因爲于城

中治第

爲于僞翻下主

豐其服玩畱之不遣封內遂

安

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

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

又請上尊號

上時掌翻

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其後子孫皆踵其灋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

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

號曰義祖

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爲太祖今復姓李以溫爲義父故改廟號爲義祖

己卯

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

朝夕臨凡五十四日

衰倉同翻臨力鳩翻初喪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

是依傷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爲五十四日

江王知證饒王

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

知證知諤皆徐溫子

李建勳之妻廣德

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

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

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

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

更工衡翻昇皮變翹

詔百官議二祚合

享禮

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

辛卯宋齊上等議以義祖居七室

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

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

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

通鑑既帝晉此帝字

與晉帝渾徽此亦因江南舊史失於更定

吾自幼託身義祖

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

乾寧二年 曷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

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

吳王恪死於唐

高宗朝爲房遺愛所誣引非其罪也

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

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

玄宗朝信安王

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

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

率皆有司所撰

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

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韓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

江淮遂爲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

人爲吳越王將李紳福政衣錦軍過湖州

昇歸爲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假子以
謚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
氏以應讖劉恕以爲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
人仇敵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會祖
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會祖
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 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

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

已五十年矣

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爲五十年

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

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於福州

閩主稱疾不見

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

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

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

其鄰不禮其實

實謂盧損也

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

會相見於上國耳

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爲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

水之志而不
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

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諡 己未詔

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

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

與之同制

制縣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

英雄倔彊之
氣大抵然也

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

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

落軍權

劉知遠時總
宿衛諸軍

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

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

事見上
卷上年危于

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問音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

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

恐起受命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動舊疆悍之氣不容不爾靈州戍

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珂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

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卽賀蘭山上遣供奉官齊延

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江翻上怒曰朕踐祚

以來未嘗失信于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

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爲延祚不應免

死以其般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爲

奉化可汗

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開焉點麥斯所破西

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

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

嗣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率其

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干等來朝貢狄銀率阿咄欲

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

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

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

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

仁美當

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

欲改其本

姓從國姓

不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

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

梁與崇政

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

政使卽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

治文事而已 治直 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

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

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

劉處讓撰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

年稱尺證翻

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

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直學

士倉部郎中司徒詔工部郎中顏衎並罷守本官

鄭樵

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爲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本官倉部工部也衎苦旱翻

然勸臣近習不知大體習于故事每欲復之

史言帝王命相

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

者皆貧悴

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

復以李專美爲贊善

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爲兵部尚書馬胤孫爲太子賓

客房高爲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父

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

詰詰去吉翻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日奉并其五子閩主

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爲三清以黃

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

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

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開

辛四年已嘗加楚王殿天策上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辛亥唐徙吉王景

遂爲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爲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

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

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秦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

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爲秦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

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江表志讓皇子

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卽日而卒按唐烈祖受

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

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

紀年據何 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琪稱疾罷歸永

書今不取

寧宮

康化軍亦吳于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平盧節

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爲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

終讓皇

之喪也

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爲太子固辭乃以

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

昇揚二州牧

南唐以昇州爲西都揚州爲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軍諸

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

繼裕

更王衡翻

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

去羌呂翻

林興詐

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

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出於行伍

行戶剛翻

性粗率

粗與麤同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

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

安重榮麤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

然其所以彊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

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

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

發中之

廨古隘翻高居號翻中竹仲翻

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

祕瓊也

見上卷

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

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

瓊匹夫耳天子猶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

平每所奏請多踰分

分扶問翻

爲執政所可否

可者則從之否者則

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

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爲昭

義節度使

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爲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閩北宮火

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

三年令薛

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

見上卷

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

官司自鑄 西京畱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利帝

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

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

皇甫遇徙路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

地如我朝之灑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帝辭以中國之灑必

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

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又翻爾自節度使

爲天子亦有階級耶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

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

厭其意

厭於涉翻
又如字

契丹怒稍解

初閩惠宗以太祖

元從爲拱宸控鶴都

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

及康宗立更

募壯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于二都或

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

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

好呼到翻
醉則令強其兩翻

左右伺其過失

伺相吏翻

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

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爲狂愚以

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

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

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

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尙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眾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義于觀中尋復召還幽于私第

復扶又翻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

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

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

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

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埽除餘燼

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

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

兵焚長春宮

帥讀曰率

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于瓦礫中

呼萬歲

礫郎擊翻

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

復扶又翻下同

獨宸衛

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

李后李春鸞也如往也

比明

比必利翻

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眾千餘人奉閩

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子

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于村舍閩主素善射

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

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

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

與之俱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

還從宣翻又如字飲于禁翻

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眾奔吳越延義

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

更工衛翻曦王審知少子也

改

元永隆

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福四年也周世

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

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啟運圖通文四年己亥

閩王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弑

林二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七人

撰閩國書多不憑舊文出于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

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故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

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

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其臣爲三公平

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

王延義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

王紀年脫滿耳赦繫囚頽資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于鄰國

諡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

號康宗遣商人閒道奉表稱藩于晉開古然其在國

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

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

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陳守元盡惑閻主者二世其死晚矣重

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

上年閩王曦旣立遣使誅林興于泉州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

追作河決薄州薄州當博州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

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由

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

事在聖心獨斷斷丁亂翻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

通鑑二百八十二卷 後晉紀三 高祖

已帝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

之

省悉景翻

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

遇羣臣無與爲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

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

萬餘人寇辰澧州

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升黔中觀察爲黔南節度後號武

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

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厯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

廉翻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

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

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勅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尙幼

李后養從益于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

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

元弼至大梁

是年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大梁而康宗已於閩七月爲閩

人所弑矣

康宗遺執政書曰

遺于季翻

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

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

言中國屢易主也

致東海之風帆多

阻言由此不脩職貢

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

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

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

僭慢宜執畱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

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爲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

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于鏐爲于僞翻

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如忌而廣

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侗許氏生

弘佐吳氏生弘俶眾妾生弘偁弘億弘偃弘仰弘信

傳子損翻侗徂冬翻俶昌六翻偁仗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

于帳前坐諸兒于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

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

如往也使疏吏翻

楚王希範始

開天策府

是年夏加天策上將軍至是始開府

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

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舉

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

傲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

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悅李勣徐牧彭繼英裴頴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弘節蕭洙彭繼

勳併拓跋恆等四人凡十八人恆戶登翻劉勅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

奔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爲梯棧上圍之

棧士限翻上時

掌翻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

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

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

家

十二月丙戌禁剏造佛寺

剏與創同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為之者

禁之

閩王作新宮徙居之

閩北宮燬于火曦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

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于漢主曰自馬

后崩

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

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

可忘也

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

因薦諫議大夫李紆

可以將命

紆音舒

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

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

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

見賢遍翻使疏吏翻

元弼

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

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既爲朝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

丹卽將籍沒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僞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旣而昶又遣使于契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弑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勅等因

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

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鬲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

州印請降于楚

爲彭師鬲盡節于馬氏張本帥讀曰率

二月庚戌北

都畱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

北都自後唐以來建于太原

上曰

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

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對曰

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

有上悅 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于便

地便地者徙近楚境便于制令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勅為

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于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漢

援為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

銘誓狀于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

府學士李舉為之銘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

還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然

也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追封諡曰弘農靖王

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
追封爲弘農王諡曰靖

閩主曦旣立驕淫苛虐猜

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數所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

史炤曰業當作

角翻鄴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鳳監古銜翻

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

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鎮軍于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人爭摺延政陰事告于曦

摺居運翻

由是兄弟積相猜

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

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

何翻敗補邁翻下同

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

遣統軍使潘師遠吳行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遠軍

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

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成吳越王元瓘遣靈國節度

使同平章事仰仁詮

宣州靈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

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姓

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

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

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于

茶山斬首千餘級

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卽其地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爲鄴都畱守

徒彥威爲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爲昭

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昭義

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鳩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珣

爲北都畱守

玆昌終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

事安從進恃其險固

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

從進恃之以傲朝廷

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

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

也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身王令謙押身潘

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

青州以待卿

青州平盧軍

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

青州置漢南

襄陽在漢水之南

臣卽赴鎮帝不之責

帝非姑息之主

也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

遠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

誨殺師遠

建安漢治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

其眾皆潰戊寅引兵

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

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

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

爲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劍州治所卽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鎮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

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

業判度支

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爲

安遠節度使

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

傳子損翻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

已敗去奉牛酒犒之

犒苦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

城之西北延政懼

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

師于閩王

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

統將兵二萬救之且遣書責吳越

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

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

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旣

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

賈仁沼死見上

卷二一年朝

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紿金

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

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侯公受代卽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金

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于唐金全從之

說式

丙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

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

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鎮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爲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

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于唐

降戶江翻

唐主遣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

處昌呂翻

唐主

遣客省使尙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
政遣身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

宣陵

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于上敵血以質諸天
地鬼神宗廟之祭精蕭合馨香而已至于灌獻

尚鬱食品用椒苟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
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

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尙書郎給
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

西王母降藝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
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

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于魏晉已下
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

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于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
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鑾之舉大號尊其父審

知墓爲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

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

財皆爲承裕所奪

效梁綺翻

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

自應山進軍大化鎮

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隋改曰應山唐

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

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

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

唐兵于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于

雲夢澤中

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

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

虜承裕及其眾唐

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

及其眾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

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

盧文進之奔吳也

事見二百八
十卷元年

唐主命祖全恩將兵

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

陳讀
曰陣

俟文進出殿之

以歸無得剽掠

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
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

及李承

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

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

惋烏貫翻唐主生于兵間老于兵間軍之利鈍熟知
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素穆公耳

至馮延巳輩乃訕笑先朝至于蹙國殄民而後已書
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巳之謂矣後

之守國者
尚鑒茲哉

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

復送於淮北遣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

復扶又
翻遣唯

季翻校
戶發翻

又曰軍瀆朝章彼此不可

言律之以軍法則
喪師者此所必誅

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于朝也帝復遣之歸使者將

自桐墟濟淮

九域志宿州靳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相墟

在宿州臨涣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

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

舊將蓋從起于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

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

將

亮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

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卽唐都昌縣山北卽唐之潯陽縣都

昌今南康軍軍城北十五里卽廬山

還勞之曰

勞力

卿此行甚精潔宦

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

某日市肉爲馘何爲蔬食宦者慙服

馘側吏翻爲肉爲之唐主之察

衛嗣君之傳也

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

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羨延面翻 培蒲侯翻

秋七月閩

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

多爲僧凡度萬一千人

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

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稱指

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

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

誚才笑翻

己巳詔贈賈仁沼及

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于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

待之甚薄

李金全爲姦將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于他邦其見薄宜也

丁巳唐

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太子太

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

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

帝許

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畱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

貨且慮爲子孫之患

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爲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

懼其爲子孫之患

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

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

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

嗚呼

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

死

賜錢券見上卷三年

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

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

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光遠奏云

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

朝贈太師

爲于僞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

位居嫡長則當爲太子辭

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

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賤如太

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畱守劉知遠入朝

是年

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鎮魏州

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于計帳之

外所餘頗多

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于受納之時斛而取贏俟出給之時

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爲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爲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

時人既言而奏之耳上曰濼外稅民罪同枉濼倉吏特貸其死

各痛懲之

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何畢竟言之而不能行

翰林學士李

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于

中書舍人

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為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

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

澣濤之弟也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

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

賞

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

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

數人為刺史

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

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

度使進爵東平王

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

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

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

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勸

東巡江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

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秦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

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爲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爲海陵縣南唐升爲秦

州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爲陳覺亂唐政張本

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 閻主曦因商人奉

表自理言己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爲也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

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

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丙申至金

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靈遠節度使

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

見二百八十一卷元年

由是吐谷渾

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

復誘之

復扶又翻誘音酉

于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

臺來奔

歐陽修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

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

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

渾爲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

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

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吐

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歷後吐蕃陷安樂州

其眾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鎮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爲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爲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爲柵賜其額爲靈朔府以都督爲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爲憂懼而殞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

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索山客細

吐谷渾既仇視契丹雖逐之不王延政城建州周

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爲資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

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政

通鑑二百八十三 卷之三十三 高祖

爲節度使封富沙王

建州本漢治縣地後分治地南
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

沙驛又南劍州
管內有富沙里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

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

是爲澶
州河橋

彰義節度使張彥

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

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

射而亦翻
惡烏路翻式懼謝

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

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

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

是以反而
脅上也

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

其四支

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
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

之極其慘酷其於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侯之禍也

涼

州軍亂畱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趙珣聚米圖經涼州東至會州六百

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

異

蜀自建國以來

唐清泰元年蜀建國

節度使多領禁兵或

以他職畱成都委僚佐知畱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

斂力贍翻治直之翻

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

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

蜀以東川爲武德軍

以定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爲軍號

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

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
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
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

使之各知節度
事非正帥也

夏四月閏

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
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

汀建接壤
故疑之

遣將軍許仁

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唐主以陳覺及

萬年常夢錫爲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畱守李德珣

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既遣張澄逐吐
谷渾之在四州

山谷者突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
細歟晉高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琿昌中翻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

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湖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

天下血戰數十

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

分扶問翻

兵革稍息及唐主卽位

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

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

比毗至翻難乃且翻舊疆謂盛唐時疆上也此豈易

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

唐主曰吾少長軍旅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見兵

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

復扶又翻

使彼民安則吾民亦

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

主不許

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

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

自金商取道均房則

至襄陽

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

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

水運曰漕陸運曰輓

輓音晚

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

遺唯季翻

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

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

誨從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

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

帝帝爲之遜謝

使並疏吏翻爲于僞翻

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

使搜刺

搜戶結翻刺來達翻

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

博野縣屬

定州宋維熙四年以其地置監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安軍天聖七年改永安監軍金陸爲益州其疆域圖云

北至燕京四
百九十里

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

帥部眾歸附

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

党項等亦遣使納契

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

党底

又言自二月以來

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

上秋謂七月

恐天命不

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

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

朔州舊非節鎮蓋契丹所

置也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

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

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

此謂趙德鈞董溫瑒沙彥詢翟璋等皆

延頸企踵以待王師

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

良可哀閔願早決

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

之虜

厭於
盛翻

又以此意爲書遣朝貴

遺唯
季翻

及移藩鎮云

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疆兵不能制

甚患之時鄴都畱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

大梁

去年劉知遠自魏
來朝時向畱大梁

秦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

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

重難
也

密上疏曰陛下

免于晉陽之難而有天下

難乃
旦翻

皆契丹之功也不可

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

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

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

此謂隆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

蕃息

蕃音煩

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

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圍柏之敗

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

其執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

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

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

遺民

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爲邊鎮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濶虜騎不可得而入其

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爲虜衝

今天下粗安

粗坐五翻

瘡痍未復府

庫虛竭蒸民困弊

蒸眾也

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安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閒隙

閒古

莫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

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

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

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

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

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

藩屏今主帥赴闕屏必郢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軍府無人

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

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言藏祖浪翻重直龍翻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

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

醉醒矣

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挺翻醉寤也

卿勿以爲憂

閩王曦聞

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

郊外

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爲郊蓋殺之於野

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

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

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

待宴卽收下獄

下戶嫁翻

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

弟也

楊涉爲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

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

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

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

被皮義翻

昇音余又羊茹翻檝初

觀翻

章州當作漳州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

國計使南安陳匡範

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

匡範

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

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

賈音古屬之欲翻

明珠美玉

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

筭不能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

卒

幾居豈翻悸其季翻

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

貸帖

貸錢之文書也

曦大怒斲棺斷其屍棄水中

斲音短

以連江人

黃紹頗代爲國計使

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

州東北一百六十里

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

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

至千緡從之 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

此王莽隋文帝之故智也姦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

事意其畱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音戶嫁糊建勳自

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

私第 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畱

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軍沁午鳩湖

以北京畱守李德珣爲鄴都畱守知遠微時爲晉陽

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

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

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眾

心大悅爲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

幾居依翻

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

取之唐主曰柰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

唁魚

戰翻弔生曰唁賙音周振贍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

度使

既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

與王延政治兵相

攻

治直之翻

互有勝負福建之閒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

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

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爲

泉州治所好呼到翻

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

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

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承祐長跪切諫延

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

厲問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巖得眾心罷歸酖殺之

惡烏路翻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畱

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

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希上指而薦之也以為

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

相為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

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

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

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

謂重榮降帝于晉陽從此得富貴

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

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

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

與之通謀

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

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

弘佐尙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

監古銜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侂翻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

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

亥元瓘卒

年五月初內身指揮使戴暉爲元瓘所親任

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

惲於

粉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

士於幕下王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爲庶人復

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

鎮東副大使弘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

歐史曰

年十三

九月庚申弘佐卽主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

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

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

欺

擿地

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

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大同節度使

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

收其精騎以隸麾下

爲遠

緞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靺鞨苾

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靺鞨苾亦莫之赴

靺鞨

重榮執大沮

沮在呂翻

閩主曦卽皇帝位王延政自稱

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書閩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帝

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

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畱空名宣敕十數通

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

付畱守鄭王聞變則

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

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

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一百

五十里 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

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

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

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

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

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

厥九勿翻

丁丑以西京畱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

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

海爲先鋒使陳思讓監焉

監古街翻

彥筠滑州人也庚辰

以鄴都畱守李德琬權東京畱守召鄭王重貴如鄴

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身城拒之

鄧州身城也

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

九域志唐州湖

陽縣有花山銀場
按花山在湖陽北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

大敗從恩獲其子身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

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

頰用鐵盞躡尼輒翻織蒲爲履江淮之人多能
之類呼內翻澡手爲盥滌面爲頰暑則

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粗讀
曰麤

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

定其稅行下
孟翻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

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調徒鈞翻
斂力贖翻至今用之唐主勤

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復
扶

又翻樂音洛
躁則到翻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

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徙鄭王重貴爲齊王克

鄴都畱守以李德琬爲東都畱守 丁亥以高行周

知襄州行府事詔荆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

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津也楚王希範

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

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佖之子也張佖與楚王馬殷同起事

者也少詩沼翻艦戶黯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

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

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

甚

散悉

重榮鎮成德

二年安重榮始帥鎮州

彥之自關西歸之

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

兵止用爲排陳使

陳讀日陣

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

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

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

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

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

行遇者安從進巡內刺史時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

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敗補邁翻斷音短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

九域志宗城縣在魏

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

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

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

退則敵得而乘之或

士卒因退而潰

亂

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

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

爲于

爲翻彼

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

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

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轡重中

重直用翻

官軍從而乘之鎮

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官軍

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

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

乃聽楊彥詢還

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

等取趙州

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

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

易曰飛龍

在天利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弘佐爲鎮海鎮東軍

見大人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後晉紀四

起玄默攝提格盡闕逢
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

官軍入城碾魚蹙翻水
碾水磴也殺守陴民二萬人陴類
彌翻執安

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

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重直龍翻

癸亥改鎮州爲恆

州成德軍爲順國軍

鎮州本恆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

改軍號恆胡登翻

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爲侍

中以杜重威爲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

恆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

范陽王瑜爲副使瑜爲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

少詩照翻爲之于僞翻斂力贖翻勝音升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

張彥澤殺張式

事見上年

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彰義節度使代

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也

嗜酒剛愎

愎蒲通翻

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

養部曲千人縱之爲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

相結爲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

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

校戶教翻鄜方無翻

二月癸巳以重

建爲彰武畱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閒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

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

門下省

更工衡翻

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

王璟參決

所以制宋齊丘

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

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

夏戶雅翻齊

臣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州奏遣押身陳延暉持

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爲節度使 三月閩

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樂音洛 張彥澤在涇州

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 調徒

鈞還至陝 自涇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冉翻 獲亡將楊洪乘醉斷

其手足而斬之 斷音短 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濩二

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 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 彥澤旣

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 歐史張彥澤與

帝連姻又討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

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

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

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

吐得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

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爲于僞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

乞正彥澤罪瀆以湔洗聖德前則疏奏畱中受益從

讜之兄子也鄭從讜見唐僖宗紀讜音黨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

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閣者伏閣門下奏事閣門使以聞辛

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張式父

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

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

澤罰太輕請論如灋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

陛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

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

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

中丙寅以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爲張彥澤爲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

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

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照翻與右

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翽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

州而立弘昌爲弘熙殺弘昌及翽張本翽求仁翻制命將行會崇文使

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

乃止

蕭益引經義以通立
弘昌之義長知兩翻

丁丑高祖殂

年五十四

高祖爲

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

史

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
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

刺史之
任耳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

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

蒸之瀼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

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

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

自劉龔之後
專任宦者謂

百官爲門外人傳
至于儀而國亡矣

秦王弘度卽皇帝位更名玢

更工
衡翻

玢府
巾翻

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

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悒乙及齧

乙巳尊太妃劉氏爲皇

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

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

宋齊丘旣罷尙書省不復朝謁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

唐主遣

壽王景遂勞問

勞力到翻

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

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

曰公以遊客干朕

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

今爲三公亦

足矣乃與人言朕鳥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

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鈞樂讀如洛

齊丘

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

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褊補子尚

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閒豈無親故未有

如宋齊丘之挾舊矜功唐主之啟寵納侮者也丙午以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

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

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

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六

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于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天平節度

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晉高祖託孤于馮道與吳主孫休託孤於

通鑑二百八十三 後晉紀四 高祖

漢陽興張布之事
賂同難乃旦翻

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爲己

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

以防姦人
謀爲變

初高祖疾

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

遠由是怨齊王

爲劉知遠不
肯入援張本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

高祖之庶
母劉氏也

皇后曰皇太后

高祖之后
李氏也

閩富

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

九域
志泉

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
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

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
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

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

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

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
南一百五十五里蓋王氏

初置縣也尤
口尤溪口也

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

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

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尤溪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

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

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

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賞其定策之功也爲景延廣挾權制上構

契丹之隙張本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 罷樞密使見上卷上年 馮道

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 并樞密于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爲舊

職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 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爲漢

通鑑卷之三十三 後晉紀四
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
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
宋白曰博羅縣接境于羅山故曰博
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

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

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其禱于神神大言

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其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

改元永樂

樂音洛

置百官攻掠海隅

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少

少詩照翻

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

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

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

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

東方州縣謂番禺以

東州縣也卽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

道

庠端州人也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

去年十一月高行周

屬襄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

行周曰

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爲鎮入雞澤縣

賊城已危我師

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尙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

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

元城縣帶魏州帥讀曰率

八月拔之安從

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爲中書令

閩主曦遣

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

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

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

從才用翻繼柔強其兩翻

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王曦之醜虐孫皓之流也將卽亮翻

闕

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皇大

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爲吳相與利除害變

更舊濩甚多

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

及卽位

命濩官及尙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

時唐以昇元紀元

庚

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爲泉州

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

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

以屬吏

詰去吉翻屬之欲翻

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

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

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

召廷英爲相

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
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于昶

冬十

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

作天策府

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
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又造天

策勤政
等五堂

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

丹砂數十萬斤

丹砂出辰溪淑錦等州及諸溪峒皆
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

谷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
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

類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
緻碎之巖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彌佳

過此則淘土
石中得之

地衣春夏用角簞

角簞剖竹爲細篾織
之藏節去筠瑩滑可

愛南蠻或以
白藤爲之

秋冬用木綿

木綿今南方多有馬於春
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

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
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爲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與子

弟僚屬遊宴其間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

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廟號高祖先是河南北

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

錢蠶鹽所以衰繭唐天成二年勅每年二月內一度

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勅

齊州蠶鹽于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

于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一半

五州所徵絹加倍先悉薦翻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

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
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
董遇欲增求羨利羨延面翻而難于驟變前瀆乃重征鹽

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

賣復扶又翻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

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

任人逐便興販旣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

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

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益

欲絕興販歸利于官場院糴鹽雖

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昶元妃梁國夫人之父閩主曦之甥也

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有龍陽之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爲左

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

宴光準醉忤旨忤五故翻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

獄中明日視朝

朝直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

士周維岳下獄

下戶嫁翻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

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

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

別腸

此俚俗之常語

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

捽昨沒翻

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

捨之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

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主令高祖

榻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

爲于

翻僞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

擐音

與契丹戰於時

悔無益矣

於時者於其時也

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閒帝卒

從延廣議

卒子倫

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

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荅之契丹盧龍

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

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

柏之時

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說式芮翻爲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

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

比而命之

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

鑿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爲鑒乃引王承休爲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

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

丑至東京

帝卽位於鄴都保昌殿 愜前至是始還汴

然猶與契丹問遺相

往來無虛月

遺唯季翻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

愛之屢欲以爲嗣

烈祖卽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

宋

齊丘亟稱其才

亟去吏翻

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

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丘

旣以贊奪嫡之謀怨之又以爭權誤國怒之宋齊丘于是不得免矣

唐

主幼子景邊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

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

氏乘閒言景邊雖幼而慧可以爲嗣

邊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

諂才笑翻聞古莫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

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

史言唐主明斷不牽于女寵

唐主嘗

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

浸成躁急

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

左右諫不聽嘗以藥

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

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

色論辯中理者

中竹仲翻

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

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

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

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眞翻何

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

子讀日與

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

壇爲千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

奏請耳

道士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郎中

馮延巳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

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

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

郎晟曰晟山東鄙儒

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

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

與齊王遊處

處昌呂翻

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

色徇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

耳延巳歛州人也

歛書涉翻

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

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

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

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

去羌呂翻

會疽發背祕不令人

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

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

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以鎮安人心至于危殆召嫡

長入侍乃出于醫師之意此可以爲法乎治直之翻

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

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

年五十六祕不發喪

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

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

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

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

長知兩翻

公

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

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

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爲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制

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

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

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

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

劫戶槩翻又戶得翻

請按其罪齊王

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爲賤

買良人子爲奴婢謂之壓良爲賤律之

所禁也

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外

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

姬妾蕭儼駁曰

駁北角翻

此必延巳等所爲非大行之命

也

自漢以來天子升遐禘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

昔延魯爲東都判官

東都留守

判官也唐以江都爲東都

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

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贖而歸之

爲出于僞翻府金藏

府之金也

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爲富

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

治直之翻

臣以爲

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

求諸宮中必尙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畱中章奏千餘

道皆斜封一抹

凡章奏畱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

果

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聲馮延魯以已私傳益遺制之

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尙儒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

德以將樂縣爲鏞州

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劔州九域志

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枝鄉置將樂縣

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

延平鎮爲鐔州

鐔州今之南劔州是

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爲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劔州取寶劔化龍於

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劔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

立皇后張氏

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

思恭爲兵部尚書

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

漢建安元年制建安縣地爲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

年改建平爲建陽縣山之陽爲名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

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舉大
號又俛眉而爲之相亦復何也
思恭遷僕射錄軍國

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身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

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

斂力贍翻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之

常數其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

瑩爲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

桑維翰爲侍中 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爲門下省長官 唐元

宗卽位 本名景通改名景環後又改名景 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

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 古者人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

皇后曰皇太后 唐烈祖后宋氏 立妃鍾氏爲皇后唐主未曉

政

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

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

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

馮延巳時爲齊王掌書記

唐主

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

數所角細

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但性習未

定苟苟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後果如李建勳之言

其僅保江南者幸也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

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爲侍中

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于江州

唐

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爲相政事皆自

決之徙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初唐

主爲齊王知政事

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爲齊王若其輔政則始于後唐潞王

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時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

言規正始雖忿懟

懟直類翻

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

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

官池州多遷客

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爲遷客

節度使上蔡王

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

幾居依翻

惟事夢錫如在朝廷

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

宋齊丘待

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

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

吳分歙縣

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置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鉏加翻姓

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

更相汲引侵蠹政事

更工衡翻

唐人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

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

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

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後有立功者何以

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幾居豈翻岑

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暴顯也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

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保男女而觀之倡音

昌傑音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件五故翻惟越王弘昌

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番音常猜忌諸弟

每宴集合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

露體而搜

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

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

悅其意以成其惡

伎巨綺翻

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

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強林少良何昌

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

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晉府弘熙所居第也

漢主

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

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

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

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

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

帥讀曰率臨力鳩翻

迎

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

晟漢主玠之弟也更工衛翻

改元應乾以

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

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

受賞賜甚厚 閩主曦納金吾使尙保殷之女凡日考

閩錄作尙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

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酗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

卑義翻又博計翻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唐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九域志吳

置昭武節度于撫州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于建州

號曰入其西郛旣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尙書同平

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

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

斂力贍翻

發民爲兵羈

旅愁怨三也

民爲兵則疲于征戍羈旅具鄉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

楊思恭奪

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

楊思恭事見上二月疆

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

謂置鑛州也

除道裏

糧將攻臨汀

臨汀汀用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爲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

白石村天寶改爲臨汀郡乾元復爲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里

曾不憂金陵錢

塘乘虛相襲六也

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撫信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婺衢可

以襲建州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

被皮義翻

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

唐吳越爲鄰卽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

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

殷王當作殷主

削承祐官爵勒

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

言其欲兄自立也詢許拱

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

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

宴客思潮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

伺相吏翻候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

掩不備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

而得眾尤忌之

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

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

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

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

閩主昶廟號康宗

會新羅獻寶劍

新羅

國之于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

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

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慄然

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劒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倓徒甘翻又徒濫翻
徒敢翻復扶又翻

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

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

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

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

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

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

闕苦爲翻姓
也璠音煩

排斥

異已弘佐不能制內身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

數所
角翻

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

州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爲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

軍使胡進思益專橫

爲吳越誅關璠張本橫戶孟翻

璠明州人

今明州

祀關璠謂之闕相公廟

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

烈祖意

緣因也由也

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

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

度使守侍中東都畱守鄂王景達爲副元帥徙封燕

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爲南昌王景遂

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爲嗣更其字曰退

身

更工衡翻爲弘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

循州

敗補

遇賢告于

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

賢帥眾踰嶺趨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爲備

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弼淮南楊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爲贛州取章貢二水以

名州也帥讀日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

率趨七險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

敗補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

出剽掠剽匪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一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邊爲保寧王宋太后怨种

夫人屢欲害景邊种夫人欲立景邊見是年二月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身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

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弃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

奔延州趙珣聚米圍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二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妃代北人也

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爲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爲皇太妃將以爲誰之妃乎帝事太后太

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無兄弟見

于史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

帝漢高祖實錄景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

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

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悉

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

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不可

負戍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

語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

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

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

勿信趙延壽誑誘

誑居況翻誘以久翻

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

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

日爲孫所敗

敗補邁翻

取笑天下母懷也榮自以亡失貨

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

有遺忘

忘坐放翻

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

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景延廣建

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爲國體也因其耶
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

晉使如契

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

每爲延廣所沮

沮在呂翻

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

臣

冠古玩翻

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

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

劉知

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

但益募兵與置興

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

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

難乃且翻

詔執彝敏送夏州斬

之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

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

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爲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爲子

坊於名加重而下齒諸

及畱守鄴都娶副畱守安喜

子少

照嗣重直龍翻

及畱守鄴都娶副畱守安喜

馮濛女爲其婦

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

改曰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復爲安喜定州所治也

重脣早卒馮夫人寡居

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

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

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

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

任音壬醜涉衛翻祭而以酒酌地也斬馬衰經之中

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

左右失笑

不覺發笑

帝亦

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

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

恚於遊翻魯昭公在感而有嘉容終以失

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

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

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唐主

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

人金陵邊鎬爲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

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復扶又翻其徒大

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奔眾奔

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去

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十一月丁亥

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弘佐納

妃仰民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任于吳越王元瓘詮且緣翻初高祖

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

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

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爲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

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爲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

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此應州之金城縣也

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壬寅遣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

與契丹交通也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

祖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

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

青州

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程棻伯翻

甲寅徙楊承祚爲登

州刺史以從其便

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

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

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

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

山後卽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

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爲夷矣將

卽亮

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

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

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趙延壽爲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是

爲于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

時置

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于舊澶州置頓丘鎮取縣爲名至四年改鎮爲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

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

宋齊丘之嫌隙開于吳唐禪代

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卷

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

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疎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

陳覺

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疎則齊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

齊丘忿懟表

乞歸九華舊隱

對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

唐主

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

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

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

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

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爲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

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

寧州卽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

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墻西距隴坻

墻而宜翻坻丁禮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

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

薊音計重直用翻是年秋七月以年

饑用不足括民穀

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磳不畱其食有坐

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

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碓都內翻春也磴五對翻斲也趣讀

日促劾戶槩翻又於是畱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

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

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

杜重威平安重榮卽用爲恆帥帝卽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恆戶登翻威用

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

萬斛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

斛來春糶之稱崑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羅他弔翻得緡錢二百萬闔境

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援恆州例義武節度使馬

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

乎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

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

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

厭於盛翻喜許記翻

爲長

槍大槩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

者八千人爲銀槍都

少詩照翻

室宮園囿服用之物務窮

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

沈持林翻

飾以金寶長十

餘丈

長直亮翻下同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襍

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

襍防玉翻後周

武帝製幘頭裁幅巾出四腳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腳向上至宋太祖始爲放腳長直亮翻斂力瞻翻下

同 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

逃行下孟翻勝音升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民逃則有不耕之士何從

得穀乎史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

耕藝出租藝種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

失其業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又聽人人財拜官以

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賈音古布在列位外

官還者必責貢獻還從宣翻又如字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

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

許居謁翻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

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

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

成之業

長知兩翻藉慈夜翻

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擊之

音

肇部迷翻

馳騁遨遊雕牆玉食

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

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

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

洞待我姑息

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荆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伺相吏翻

諺曰足

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

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

笑王大怒他日恆請見

去羌呂翻見賢暹翻

辭以晝寢恆謂客

將區弘練曰

將卽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

王逞欲而復諫

復蒲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閩家之人曰

通翻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又翻閩主曦嫁

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朝士有不賀者十

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

又戶得翻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

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

僚豈宜加之箠楚箠止樂翻曦正色曰卿欲劾魏徵耶元

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劾魏徵曦怒稍解乃

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

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人寇逼貝州

邊蒲猶言邊鎮

也延照思溫之子也

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

先是朝廷以貝

州水陸要衝

先悉薦翻

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

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

校戶教翻珂上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永清節

度使王令溫黜之

時置永清軍於貝州

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

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

易以鼓翻

會令溫入朝執

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

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

丹故朝廷用之

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

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

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

復攻城

復扶又翻

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

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

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苻彥卿爲馬軍左

廂排陳使

苻當作苻鄭樵氏族略曰魯頊公爲楚所滅頊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

後漢有苻融皇朝有苻彥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漣下同

以右神武統軍

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

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

排陳使

陝失冉翻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

鴈門關卽

恆

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恆戶登翻

成德節度使杜威

自安重榮

反死晉改成德軍爲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

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

爲陳禍福

爲於僞翻

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

故爾

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恩宥闔族荷恩

荷下可翻

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復扶又翻

唐以

侍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張居詠爲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

燕二王

傳位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

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

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

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

查鈕加翻

餘非召對

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異日考

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云宋齊王上疏今從江南錄

侍衛都虞候

賈崇叩閣求見

見賢通翻

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

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

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

涕泗嗚咽

詩涕泗漉漉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

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

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

唐主怒貶於舒州

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

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

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無依翻

其罪

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帝

遣使持書遺契丹

遺唯季翻

契丹已屯

鄴都

時契丹屯于鄴都城外

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

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雷守

難乃旦翻

是日

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

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

亦不能制

爲罷景延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

丹至黎陽

黎陽在滑州西端隔大河耳故奏其事

戊子帝至澶州

澶州時據

德勝津

契丹主屯元城

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

曆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

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

蓋屯古殷城也

趙延壽屯南樂

南樂卽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

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

王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

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

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

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一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

領節度使

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

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

契丹偉王於秀容

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斬

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

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

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曦復書引周

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

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爲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

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

儒以城降契丹

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衍苦亘翻又音侃

又與楊

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

軍蔡行遇

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成鄆州

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

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